

Esti Kornél

Kosztolányi Dezső

夜神科尔内尔

[匈牙利] 科斯托拉尼·德若 著
汪玮 译

Esti Kornél

Kosztolányi Dezső

夜神科尔内尔

[匈牙利] 科斯托拉尼·德若 著
汪玮 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神科尔内尔 / (匈牙利) 科斯托拉尼·德若著; 汪玮译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2

书名原文: Esti Kornél

ISBN 978-7-5063-9667-7

I. ①夜… II. ①科… 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匈牙利 - 现代 IV. ①I5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7799号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1993 by Péter Esterházy (Published by New York Review Books)

Afterword by Péter Esterházy

Published in: Dezső Kosztolányi, Ein Held seiner Zeit. Die Bekenntnisse des Kornél Esti

Copyright © 2004 by Rowohlt · Berlin Verlag GmbH, Berlin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THE WRITERS

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根据布达佩斯Genius出版社1933年版本译出。

夜神科尔内尔

作者: [匈牙利] 科斯托拉尼·德若

译者: 汪 玮

责任编辑: 赵 超

装帧设计: 吴元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185

字 数: 187千

印 张: 9.125

版 次: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67-7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科斯托拉尼·德若

前 言^①

艾斯特哈兹·彼得

王勤伯 译

所有人都出生在那段时间：乔伊斯、穆齐尔、赫尔曼·布洛赫、里尔克、托马斯·曼、卡夫卡、爱因斯坦、毕加索、维特根斯坦。所有举足轻重的人物都躺在自己的摇篮里，一整个时代风云。匈牙利现代艺术大师们也属于同时代：奥蒂、鲍比茨、克鲁迪、莫里茨、科夏克、巴尔托克、柯达伊^②。

在世界崩溃之前，每一件事都在跨世纪时期漂亮地汇聚一处。一个精神上的黄金时代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金光闪闪的人物之一就是科斯托拉尼·德若。

① 本文是艾斯特哈兹·彼得为科斯托拉尼长篇小说《云雀》英文版撰写的导读，有助于读者了解科斯托拉尼的生平和写作风格，作家出版社获得授权将其纳入本书作为前言。

② 奥蒂、鲍比茨是20世纪初匈牙利最有成就的诗人，克鲁迪、莫里茨、科夏克是小说家，巴尔托克、柯达伊是作曲家。

1885年，科斯托拉尼出生在苏博蒂察^①，用他自己的语言说，那个贫穷、灰色、无聊、尘土飞扬、自我厌倦、滑稽的外省城市。尽管我们并不相信文学是镜子，现实在镜子里获得对其自身既恐惧又受伤的一瞥，我们仍可以承认，读过科斯托拉尼作品的人都会确信沙尔赛格就是19世纪末的苏博蒂察。“跨世纪”的年月是进步和工业化的时代，布达佩斯也出生在那段时间，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城市——比起其真实规模甚至还略略大出一点。

苏博蒂察是个中间地带城市，既不这样也不那样，它的发展四平八稳，这一点令人恐惧地值得尊重，举例说，既不像南边的诺维萨德^②一样浮躁急性子，也不像北边多瑙河畔的包姚^③一样毫无动静。这样的举棋不定也体现在苏博蒂察的布尔乔亚阶层、即所谓的市绅中产阶层身上。这个阶层把自己同时视作1848年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革命者和1867年奥匈折衷方案的继承人，后者标志着大便尼亚^④的诞生。

科斯托拉尼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天才如朝阳。他被学校开除，而父亲正是校长，或许就是出于上文所述身份含

① Subotica，匈牙利语 Szabadka，原属奥匈帝国，一战后划入塞尔维亚人、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（SHS 王国，南斯拉夫王国的前身），现属塞尔维亚，是该国第五大城市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第二大城市。

② Novi Sad，匈牙利语 Újvidék，历史同苏博蒂察，现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。

③ Baja，匈牙利巴奇-基什孔州的一座城市。

④ Kakania，奥地利作家穆齐尔送给奥匈帝国的戏虐称谓，流传甚广。穆齐尔从“帝国（kaiserlich）”和“皇家（königlich）”各取一个首字母 K 组成这个新词，kaka 令人想起儿语“大便”。

糊的市绅精神，更具体而言是因为学校文学社关于诗歌韵律的一次争论，科斯托拉尼拒绝接受老师们的权威地位。科斯托拉尼有个表弟叫查特·盖佐^①，他的短篇是最早的现代文学作品，真正属于20世纪的作品。

科斯托拉尼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以后认识了诗人鲍比茨和尤哈斯。3位年轻人之间的通信饱含动人的美感、激进、自负、魅力、敏感、远见和野心。科斯托拉尼品尝到布达佩斯的味道并立即爱上了它。他是布达佩斯最顽固和忠诚的爱人，也是个优秀的爱人。他曾去维也纳学习过一段较短的时间，但中途放弃。23岁时他成为布达佩斯一家日报的记者，替代诗人奥蒂，后者去了巴黎。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报业，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他那里学到（或没学到？）如何撰写两三页纸的小专题。

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和象征手法的短篇小说。1910年，诗集《穷小孩的怨言》首次为他带来全国性的名声。从此后科斯托拉尼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。他想要全部：生活，文学，成就。

1908年，《西方》创刊，这是匈牙利现代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。直至大半个世纪以后，匈牙利文学界的老一代谈到某次出格的经历仍然会颤抖，就好像自己被《西方》那可畏的主编欧西瓦特·埃尔诺驱逐走（匈牙利文学后来的作家

^① Csáth Géza (1887—1919) 匈牙利作家、医生、精神分析学家、音乐家。

们可轮不上这么伟大的事情：我们被绝对的庸才们驱逐)。

《西方》是一份真正的期刊；也就是说，它不仅仅是第一代作家们的集会点，更是一个结晶点，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新文化、现代化运动的凝聚之力。如果想贴贴标签，我们可以把科斯托拉尼称作《西方》第一代作家，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代言人，他自称“审美人”，反对“道德人”。他胆大俏皮地选择“胡话连篇的表面”，对抗“无声的深邃”。“哦，神圣、滑稽的虚无！”他在诗作《艾希蒂·科尔内尔之歌》里呐喊，这呐喊尤其是朝向他的朋友鲍比茨，鲍比茨在道德上更严肃，在科斯托拉尼晚年对其更多持批评态度。

科斯托拉尼并不寻找自己真实的面孔，他寻找自己真实的面具。他不停地生活在角色之中，更接近经典的颓废。“浪荡子是英雄主义在颓废时代中的最后一次闪光”，伟大的浪荡主义者波德莱尔说。科斯托拉尼是个经典的浪荡子，全力以赴，心无旁骛。

他多彩到用言语无法描绘，就像彩虹。他的类别转换亦无偶然成分。文艺批评有时候热衷于讨论他首先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个作家，或者他的多面特性到底是一个优势还是一个劣势。我认为两者都不是，仅仅只有简单的事实。在诗歌里，他是个技艺超群的小孩，世界之惊奇让他眩晕和震撼。在散文里，他精准无比，有时候甚至是“新小说”急不可待的超前者，一个面对着世间万物的成年人。

1920年代，他开始撰写长篇小说。1920年代就是他的

长篇时代：《尼禄，嗜血诗人》《云雀》《金色风筝》《甜妹安娜》。1924年他出版了诗集《悲者的怨言》，和1910年取得成功的诗构成节律对应、内容回应、意境接应。这是他成就身与名的年月，他的声望在匈牙利国内外高涨。他结识了托马斯·曼——匈牙利人会永远骄傲地指出这一点——托马斯·曼为《尼禄，嗜血诗人》德文版撰写了前言。

匈牙利一向拥有文学翻译的伟大传统（这是小国对自我的一种专心致志）。科斯托拉尼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是卓越的，他对形式的感觉纯粹又杰出，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翻译家。仅仅以英语文学举例，他翻译的作品包括《冬天的故事》和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，精致绝伦的《艾希蒂·科尔内尔》短篇小说集诞生了，还有伟大的最后一部诗集《推算》。1936年，这位“随诗歌的游戏与宿命、想象力和泪水之魔力飞旋的演唱大师”经历喉癌的折磨后去世。

A parlament a falra ment（国会大厦去找墙）。首先，且当然，我可怜的译者会去找堵墙，事实上，他会用头狠狠撞墙，抓扯下自己的头发。但这就是生活：很难。我的生活很难，可怜的科斯托拉尼生活也难，译者凭什么可以轻轻松松下班？哪怕对句子的含义（国会大厦去找墙）不管不顾，诸位亦可欣赏其多面相、有节奏和对称性的美感。这句话就是我家小孩政治教育的基础课。匈牙利国会大厦，那座不可思

议——对于匈牙利人而言——漂亮、或可带着争议去接受的伪哥特建筑，曾一度宣告过青年科斯托拉尼的时代，宣告过20世纪初那番不可理喻的自信和野心，及其各种动机里不可否认的空洞。开车经过这栋建筑，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指着它，孩子们就会开心地嚷嚷，“国会大厦去找墙”。在那个年代，匈牙利国会大厦之外，或者说我们那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外的事情，简单地说都是不值得去了解的。

科斯托拉尼或许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韵律家，或韵律大师。匈牙利语特别适合马戏杂耍，事实上它无需虚张声势即已成此事实。和其他语言不同，匈牙利语时至今日仍然在处理韵律，这一廉价可疑的成分在匈牙利语里却可以被普遍接受和使用。

我甚至要冒险宣称：是科斯托拉尼做出最多的贡献让匈牙利语成为今天的模样。为一门语言制造可观察、可知觉、深入日常的改变，极少有作家能实现这一点。科斯托拉尼改变了匈牙利语句子。匈牙利语言胡乱地建立在戏剧性的句子关系上。就像鲍比茨所说，“我们的语言并不运转在磨损光亮的车轮上，并不站在作家的角度去思考。匈牙利语缺少含义稳固的、成型的句子，缺少那种让英法作家可以不假思索随意取用的风格小构件。”匈牙利语几乎没有清晰确定的禁忌，在一个句子里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一切都需要被反复创造出来。每一个句子都是一项个人成就。这种个人特色既有好也有坏。

科斯托拉尼简化了匈牙利语的句子，让其更短、更纯。19世纪的匈牙利句子又长又绕，意思在句子的长节里蜿蜒，在所有情形之下，匈牙利语的长句都是可疑的形式，因为匈牙利语词汇没有阴阳性，从句是以并不确定的方式和主句相联，而不是德语句法一样令人放心的严谨。这样的长句可谓一路蹒跚，对自己并不确信，还有点结巴；短句与之相比是极其可爱的。

以上这些是我国内政问题，我国重要的内政问题，让我们看看句子之外还有什么。

首先，就科斯托拉尼自己的精神而言，我们可以说：空无。语言之外是空无。诗人用词汇建起一切，只有词汇，他建起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书，自己的著作，还用词汇组装出他的自我，他的宿命——他的情感，他的父亲，他的情人。这当然很夸张，哪怕碰巧这又是真实的。这是真实的，因为一名作家——正在写下此文的作家认为——不应该有什么可说；这样说很夸张，也因为如果他的书没有什么可说，也不会是好事。如果作家有话可说，那是迂腐；如果全书都是沉默——又有何存在意义？

科斯托拉尼的书，准确地说，是关于死亡、游戏和大便尼亚，或者毋宁说是三者的交织，有时关于它们的身份，关于20世纪人类的困惑。对于20世纪的人，生命是一场游戏，整个世界是场游戏，这个世界是：死亡。然而，就算这一点也不够确定。

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：

一直以来我仅仅对一件事情有着真实的兴趣：死亡。没有别的。10岁时我变成了人类，因我目睹了祖父的死亡，在那时候，或许我爱他超过爱任何人。也是从那以后，我成为了诗人、艺术家和思想者。生死之间广漠的差别，死亡的沉寂，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做点什么。我开始写诗……不管我抓取到的物件如何渺小，我唯一可说的内容是我正在死去。我对那些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说的作者只剩鄙视：关于社会问题，关于男女关系，关于种族竞争，诸如此类……想到他们的狭隘我就胃痛。可怜虫，他们做的是多么浅薄的工作，他们竟如此为之骄傲。

科斯托拉尼是个斯多亚主义者，但是以古怪的方式，甚至可以说他是以不真诚的方式。他年纪轻轻就信奉斯多亚主义。科斯托拉尼的每一种反思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（他艰难地老去，像美丽的女人一样发现变老很痛苦）。他不相信什么，除了格调。但他又不是一个恪守准则的人。他同时兼具热爱生命和害怕生活的特征。他说自己没有神魔药水，一切都于事无补——但一个人又有何必要为此感到失望呢？他提出了现代人的问题，但不是幻灭者的问题。我们听见的是尊严感和时不时的表现欲，来自一个置身死亡阴影中的人。

目录

Contents

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前言 | | |
| 1 | 第一章 | | |
| 19 | 第二章 | 162 | 第十一章 |
| 28 | 第三章 | 175 | 第十二章 |
| 66 | 第四章 | 209 | 第十三章 |
| 74 | 第五章 | 225 | 第十四章 |
| 99 | 第六章 | 231 | 第十五章 |
| 110 | 第七章 | 239 | 第十六章 |
| 115 | 第八章 | 251 | 第十七章 |
| 139 | 第九章 | 260 | 第十八章 |
| 148 | 第十章 | 267 | 后记 |
| | | 273 | 足球记者遭遇自己的文学祖国 (代译后记) |

第一章

作者介绍并揭开本书唯一的主人公：艾希蒂·科尔内尔。

人生过半，我在一个起风的春日想起艾希蒂·科尔内尔。我决定去找他，重续我俩往日的友谊。

十年之间，我俩没有丝毫联系。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上帝知道。我们没对彼此发过火。至少，不曾像其他人那样。

年过三十以后，他开始成为我的负担。他的轻浮妄为冒犯了我。他那过时的高开衣领、黄色的细领带和他那些粗鲁幼稚的俏皮话，都让我感到无聊。我厌倦了他的标新立异。他不断将我卷入或大或小的荒唐事里。

例如，我俩正并肩在街上散步，他无缘无故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菜刀，在路人惊愕的目光之下就着人行道边的瓷砖磨起来。或者，他彬彬有礼地求助于一位可怜的盲人，要他帮着吹去刚掉进自己眼里的沙尘。或者有一次，我等待上流人士来

宅晚宴。我的命运和事业倚于这些报社总编和政治家——体面优雅的绅士们。艾希蒂也正式受邀。他偷偷吩咐我的家仆备上浴室热水，宾客们一到就被他拉到一旁告知，我家有一项古老神秘的传统，或者说迷信——可惜无法详述——要求每位宾客无一例外地在晚餐前沐浴。他用魔鬼般的机智、狡猾与口才编织这一出荒唐闹剧，使得这些满怀诚意的受害者—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临我宅——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行了沐浴礼，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。闹剧完毕，他们还和颜悦色地坐下用餐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这类学生气的恶作剧曾带给我乐趣。当我开始成人，这只能给我造成困扰。我也担心它们威胁我认真正经的名声。我从未对他吐露半字。然而——我得承认——我曾不止一次因他而脸红。

他对我也该有同感。他可能会从心底和灵魂深处看不起我，因为我没有对他的思想表示出应有的欣赏。说不定他鄙视我。他把我当成一个市侩中产，因为我买了日程簿，每天工作，适应了既定的社会公共惯例。有一次，他当面责备我忘记了自己的青春。或许此话不无道理，但这就是人生。每个人都会遗忘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俩渐行渐远。尽管如此，我理解他。他也理解我。只是我们已在暗自批评对方。声称相互理解，实际并不理解，这让我们彼此懊恼。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他往左，我往右。

我们就这样活过整整十个年头，不通任何音讯。我自然会

想起他。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曾设想，要是艾希蒂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形，会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须得假设，他也会想起我。毕竟我们的过去，各种鲜活生动、令人热血沸腾的记忆宽广深刻如网如织，该不会这么快就枯萎。

艾希蒂对我来说究竟是谁，意味着什么，难以尽述。我宁愿不去做这种努力。我俩的友谊比我记事的年龄还早，那情谊的缘起已消散在早于我幼年的朦胧之中。自从我对自己有了意识，他就在我身边。不在我身前就在我身后，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。我要么喜爱他，要么讨厌他。我从未对他无动于衷。

一个冬夜的晚餐后，我用彩色积木在地毯上搭一座塔。母亲要我去睡觉。她叫保姆带我上床，那时我还穿着裙子。我已跟着保姆起身，这时听见身后一个声音，是他那叫人难忘的声音：

“别去。”

我转过身，高兴又惊恐地向他投去一瞥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坏笑着给我鼓励。我拽着他求助，但保姆把我从他胳膊上拉开，无论我如何跺脚抗议，把我搁到了床上。

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碰面。

早晨，他跳到洗手池前：

“别洗脸，就脏脏的！脏污万岁！”

午餐桌上，父母要求甚至恳求我喝下“营养又健康”的扁豆汤，我虽不情愿，仍把汤往嘴里舀，他对我耳朵小声说：

“吐出来，吐到盘子里，就等着烤肉和甜点。”

在家里，不管吃饭睡觉他都陪着我。他还陪我上街。

我们碰到洛伊济大叔，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，一位我一直喜欢和尊敬的、体重一百公斤的法官。我向他端庄地脱帽致敬。科尔内尔冲我喊：

“亮出你的舌头。”他伸出舌头，直伸到自己下巴尖。

他是个厚脸皮的家伙，但是风趣、不沉闷。

他把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到我手上，“去把窗帘烧了！”他催促，“把房子点燃，把世界点燃！”

他还将一把刀放到我手上，“插进你的心脏！”他喊道，“血是红的。血是热的。血很美。”

我不敢听从他的建议，但我喜欢他敢于说出我的内心所想。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微笑聆听他。我既害怕他，又被他吸引。

夏日雷暴雨后，我在金雀花丛底下找到一只被淋透了的麻雀雏鸟。遵照教义问答的教诲，把它捧在手心，行着身心兼备的善举，把它带进厨房，在炉灶边为它烘干身躯。我在它跟前撒上面包屑，还用布片小心地裹好它，抱在怀里照料。

“扯掉它的翅膀。”科尔内尔小声说，“把它眼珠子挖出来，扔到火里，杀了它！”

“你疯了！”我喊道。

“你是个胆小鬼！”他吼道。

我们脸色煞白地瞪视彼此。两人都在颤抖。我发抖是气愤和同情，他发抖是因为好奇和嗜血。我把小鸟交给他，随他拿去做什么。科尔内尔盯着它，又心生怜悯。他开始动摇。我嘲弄地噘起嘴。我俩这般别扭之际，小麻雀溜进花园，不知